

四庫

全書



第一六一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三 傳 辨 疑

元程端學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溫常欽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埔

膳錄監生臣趙希璜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三傳辨疑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元程端學撰是書以
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
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
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
駁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創于啖助趙匡

按韓愈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三傳辨疑

盧全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
始之句全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
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綱啖趙
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
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
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
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廢本
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
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春秋三傳附說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春秋三傳附說

三

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詞深誣先哲至于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陳公穀兩家書由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口授經師附並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于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槩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缺而置之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為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註非本義不錄字疑為端學定藁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卷一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康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
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

歐陽氏曰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
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
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息姑之攝也
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
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
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且其有讓桓之志
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

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由伸於後世乎孔子書為

公則隱決非攝愚謂三傳攝讓之說起於不書即

位未必遽信史也姑闕其疑又案左氏言王周正

月猶言月者周王之所班爾自杜氏解曰言周以

別夏殷故後儒說春秋者悉據此而以春王正月

為建子之月然三傳言夏正者甚多但雜以周正

而自相戾耳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見或問

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

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
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
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
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
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
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
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黃氏曰謂春為歲始是也謂王為文王非也文王

未嘗稱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啖氏曰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惠公虧禮而遺禍也蓋古者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仲子非夫人焉得桓尊而隱卑愚案自隱于是乎嗣立至不能相幼君等語皆揣摩億度之辭隱公始立未見有反桓之意何成公竟之有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補注

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

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案先君之欲與桓固非正也隱公獨不可為伯夷泰伯乎使隱公果有讓桓之心則在位十年桓既長矣而命不發及暈有殺桓之謀而不正其罪悠悠然曰將營菟裘則其心未可知也穀梁以為行小惠非也又以為輕千乘之國亦未見其實也餘見公羊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補注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氏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杜氏曰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愚謂自此距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計四十五年未可的知其為儀父也少胡戴氏以儀父為邾之大夫以事理考之杜氏阿附左氏以儀父服事齊桓王命為邾子不

知其何所據耶劉氏曰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

善哉乃虞見貶何貴之有左氏未嘗受經見儀父

稱字心固怪之又頗聞仲尼立素王之法遂承其

虛說不復推本道理直曰貴之耳且是事三傳皆

曰貴儀父故字之惟公羊以春秋當新王故其說

似有理而亦終不可通至於左氏穀梁乃未有可

貴之道也又曰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

盟然則繼好息民更是魯善也邾不當寢矣又是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

五

後與桓公盟亦稱儀父又何善耶葉氏曰左氏見

後書邾子克卒而此書字故以為貴之且謂公即

位求好於邾故為盟而貴之此公自求好何反善

於邾而得貴及宋人盟於宿何為而不貴乎

公羊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

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

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

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

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
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

劉氏曰公羊說春秋進儀父者為其慕義首與公

盟也今案文欲盟汲汲者魯也而受褒者邾也不

亦反施之乎且公羊謂及者我欲之之辭即外欲

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不欲之書暨容可若外欲

之我亦欲之當如何書案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

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辨疑

六

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儀父

者公羊以為褒之也言以魯為新王故褒儀父於

先至也非也假令春秋誠以魯為新王者儀父猶

不應褒何以言之本汲汲者魯也非儀父也魯汲

汲儀父不汲汲如有新王亦勿誅儀父則幸矣又

何褒之敢望豈有王者作而汲汲從人盟乎愚謂以

與訓會亦非也

穀梁曰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

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劉氏曰儀字也父猶甫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貴之也非也春秋來會于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越又何為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為皆貶也甫當貶之何有於褒且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七

私結盟之故而褒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愚謂國史記事有繫日者有繫月者有繫時者又有關文焉不可一律論也然春秋之義則在於事而不在于日公羊穀梁以日月為例穿鑿附會破碎經旨故此以渝盟而不日為說夫春秋諸侯之盟往往渝之而書日者多矣豈足據哉愚於綱領已備錄先儒之說後不復辨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曰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趙子曰克者能勝之名春秋無有二君相勝稱克之義劉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非兄殺弟春秋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鄆即解云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乃可爾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

七

有改伐為克哉傳例又曰得雋曰克若大叔奔共是不得雋也何以書克邪此年十月傳曰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公孫滑為是段子父子宜相從今於傳數見段子不見段身也蓋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氏所據注記誤云段身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據而以為二君言克邪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此語無乃非左氏之例而自疚病乎如此是春

秋之作刪除者多矣左氏何獨解此一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遂默不言而皆以為史闕文從赴告因舊史不赴告乎且此事也如左氏之說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除之也則鄭伯公子互爭晉文公不言出入之類亦為仲尼有所避匿而捐之矣何不一一解之曰為此不書乎為此不書乎若彼不書者為史策所無也安知此共叔出奔非史策所無者而必云仲尼除之乎觀此一節似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附錄

九

左氏亦以春秋為據百二十國實書作者仲培戴氏曰段不言公子及公弟傳謂失子弟之道嘗觀楚比弑君稱公子宋辰叛國稱弟豈復有子弟之道又曰謂之鄭伯譏失教也然春秋會盟侵伐凡君在皆稱爵何耶

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

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劉氏曰克之者戡之也戡之者殺之也不直言殺而言克者段有徒眾非直殺一夫者也于駟者公羊謂當國而在外也曰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何休曰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然則諸傳所稱者討賊例也地與不地皆已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附錄

十

殺而後見又何說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乎死乃復有為難者乎休又曰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若然殺國外者禍獨未絕乎愚謂公羊有當國之說何氏解云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便如國君所以見段之逆夫段本不當國是聖人成人之惡以甚其逆也豈惻隱之心哉大凡公羊虛加之辭類此而何氏又為說以實之劉氏謂克即殺之亦未必然經但書克勝之而已其殺與

不殺未可知也但公羊謂改殺為克以大鄭伯之惡則不可耳

穀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補註

卷一

劉氏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并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子瞻蘇氏曰穀梁曰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已絕矣雖緩追逸賊而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補註

卷一

此也愚謂穀梁不見國史以殺世子母弟目君而知其為弟乃億而偶中耳其曰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貶之也者亦非也義當書弟曰弟義當書公子曰公子豈有去公子以貶之之理乎穀梁既知鄭莊處心積慮以成乎殺而又望其緩追賊是猶明知其以刃殺人而猶望其徐徐云耳若其兄無心於殺而彼自作亂者可以發此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孫氏曰此不稱夫人而曰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案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與此不稱夫人義同公羊得之左氏失之甚矣劉氏曰此以宰為宰周公之宰咺為天子大夫之名怪其以名配

宰妾云子氏未薨欲以就其貶咥之說耳案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以桓公為太子事相發也今天王

歸賵史記其事應曰惠公及夫人子氏之賵何故

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故以字配

氏審如杜說天王則生賵人之母魯之羣臣亦生

謚君夫人也且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李氏曰

此年書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三

年經書君氏卒釋之為聲子公穀付云尹氏釋之

為天子大夫三傳言之不同蓋君氏尹氏之由也

左氏以外大夫不卒于經故以君氏為隱母案文

三年書王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此皆天子之

卿也傳雖所釋不同然其卒見于經明矣則尹氏

之不宜為君氏又明矣既不為君氏則書仲子之

賵而繫之惠公猶曰惠公之仲子爾左氏意謂仲

子未卒此人情之所未聞也培父戴氏曰仲子已

死無疑名咥亦理之常以豫凶事貶之謬甚委巷

之間尚以此為諱況一國夫人未死而先致不祥之物王與咥不應如此之踈

公羊曰宰者何官也咥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

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

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

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桓未君則

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

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

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

子微也

劉氏曰公羊謂來者不及事也而分別之曰會葬

奔喪稱來者常文也歸賵含襚稱來者不及事也

其及事者宜云來而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實不

及事則公羊所說都不信也吾以謂喪有早晚著

之於經其及事不及事可見也假令云來而不及

事不可強通以及事假令不云來而及事不可強

排以不及事其情易明何假委曲為例乎會葬也
奔喪也歸贈也祔也含也衛賓也公孫敖之喪也
濟西田也有何異乎公羊又曰兼之非禮也是又
以惠公仲子分兩人也亦非也公羊以妾母得稱
夫人故為此說苟知道者皆足以知其非矣又何
足辨乎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附錄

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
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贈衣衾曰祔
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其言不及事亦公羊之失辨又見或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
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劉氏曰非也周人未滅降以為國魯人不王進以
為君修虛文而害實義仲尼豈為之乎且王者無
外言奔不言出足矣又欲不言奔則與祭公來何
以異乎

弗與朝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附錄

獻可杜氏曰春秋立一王之大法凡天子諸侯大
夫之事必有以詳而正之且祭伯天子之大夫而
私來于魯不言王使則非王命可知矣若以為來
奔則成十三年書周公出奔楚襄王三十年書子
瑕奔晉如此之類皆明書之則祭伯不可謂之奔
矣若以為來朝則於義豈有天子大夫下朝列國
乎

公子益師卒

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孫氏曰且如左氏則莊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

子牙卒莊既有疾矣豈君與小斂而書曰哉劉氏曰公孫教叔孫姑公孫嬰齊皆為公與小斂乎何以得書日大凡春秋所據者史也史之所記非聖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師卒時公實與小斂或史誤不日或年久闕脫仲尼寧得虛增甲子乎若魯國史官世世皆賢人人皆智知仲尼將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見君臣厚薄故每記卿大夫之卒謹守此法則

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于數百歲之後信其此文以寢貶人君乎又為左氏者既自云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亦詳畧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詳耶辨又見綱領

公羊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

劉氏曰公羊以謂何以不日遠也何休曰所見之

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吾謂已與父之臣雖誠有可恩者若有罪如季孫意如者又可恩之何以訓後世乎彼實逐君得以小恩妨大義乎又曰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小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吾謂公孫教非無罪者實著甲申叔孫得臣傳無罪惡卒而不日何休乃引公孫教以為諱恥而排叔孫得臣以見之不亦誣乎又曰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

世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吾謂春秋治十二世之事善善惡惡今如所言是使善惡混淆善不見旌惡不見貶也且公羊謂春秋以隱公當新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內之時而亡恩于其卿佐乎故事在可以然之域則歸之三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則致之新王使其言如循環而不可訓以迷世罔民也此學者之禍也故辨者能惑人以言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之謂與

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劉氏曰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書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付妄也程子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胡氏曰其不日公羊以為遠公子彊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劉氏曰會者外為主焉爾非也若令內為主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愚謂會及之說當隨事而觀不可執此以例彼亦不可惜然而無別如此會者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九

為會爾非外為主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出會乃戰國相會之善謀而非春秋會戎之大義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凡入人之國未可以得言也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趙氏曰左氏曰不地曰入言入其國而不有其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五

案侵伐圍等亦是不有其地何獨于入云爾乎穀梁曰入內弗受也案侵伐圍滅皆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之乎劉氏曰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內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愚謂穀梁以向為我邑者見後桓公城向而億之也殊不知桓公城向所以救向其後宣公伐莒取向即莒所滅之向而其事偶不見於春秋故誤以為我邑耳果我邑也春

秋當書曰莒人伐我不得直言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

案左氏前聞費伯帥師城郎而言今因前日之功以勝極如其可信乃功利之論不關春秋本義

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

欽定四庫全書

入何內大惡諱也

劉氏曰春秋雖為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始滅也滅人之國重矣始滅終滅其坐應同且公羊以春秋王魯所傳聞之世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嚴豈非謂刑新國用輕典乎今貶無駭反特重貶鄭游速反故輕殊不可曉也案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佚猶鮮故魯卿執政多

再命暈挾無駭是也公羊不知見無駭不氏因謂貶也又惡貶之過例因謂入者滅也此皆求其義不得而強為之辭也胡父戴氏曰審是則莒入向春秋亦為莒諱乎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劉氏曰案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為義

欽定四庫全書

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為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

義雖不相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

穀梁亦先曰隱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說曰故貶之也此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說之後明穀梁

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為兩事

各自終始反戾也原氏曰如桓二年入杞僖二十

年復入杞豈可謂入杞而杞滅也趙氏曰公穀皆云諱滅同姓之國故書入而貶無駭案非王命之